

卷二十四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一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卷第一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

此石頭記一事。現身說法，當一事無成之際，借他人酒杯，澆自己磊塊，賢者不免

碌一事無成。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

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

此日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

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

之負罪固多矣。閣中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併使其泯滅

也。當此落絳繩牀瓦竈，未足妨我襟懷。況對著晨風夕月，階柳庭花，更覺

無文。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來，亦可使閨閣昭傳，復可

破一時事。人之目不亦宜乎。故曰賈雨村云云，更於篇中閒用夢幻等字

卷二廿四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雙紅堂小說55 D8654000

卷內容分類索書號編號彩色首頁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編號 D8654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55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增評補圖大觀錄一百二十卷第一卷 據悼紅軒本排印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此書能將夢... 增評補圖大觀錄一百二十卷... 悼紅軒本排印... 清曹霽撰... 清高鶚續... 清大某山民評... 增評補圖大觀錄一百二十卷... 第一卷... 據悼紅軒本排印... 清曹霽撰... 清高鶚續... 清大某山民評... 增評補圖大觀錄一百二十卷... 第一卷... 據悼紅軒本排印... 清曹霽撰... 清高鶚續... 清大某山民評...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悼紅軒原本



亦是寶齋二人開釐之始

黛玉聽曲其所謂傷心人聽傷心曲斷腸人作斷腸語桐樹心孤桃花命短不禁為之一歎

論方好遵依。是大觀園聚集之始。金釧戲言。可見寶玉吃渠臙脂已非一次矣。不但為後事伏筆。且為前事補筆。

寶玉四景詩。是後來詩會聯句引子。

寶玉一見小說傳奇。便視同珍寶。黛玉一見西廂。便情意纏綿。淫詞豔曲。移人如此。可畏可畏。此處直伏四十二回情事。

花冢埋花。雖是雅事。卻是黛玉結果影子。

黛玉聽曲。至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二句。想起多少古詩傷心落淚。短命人。往往如此。

於聚集大觀園之始。獨敘黛玉埋花傷心等事。此黛玉之所以終於園中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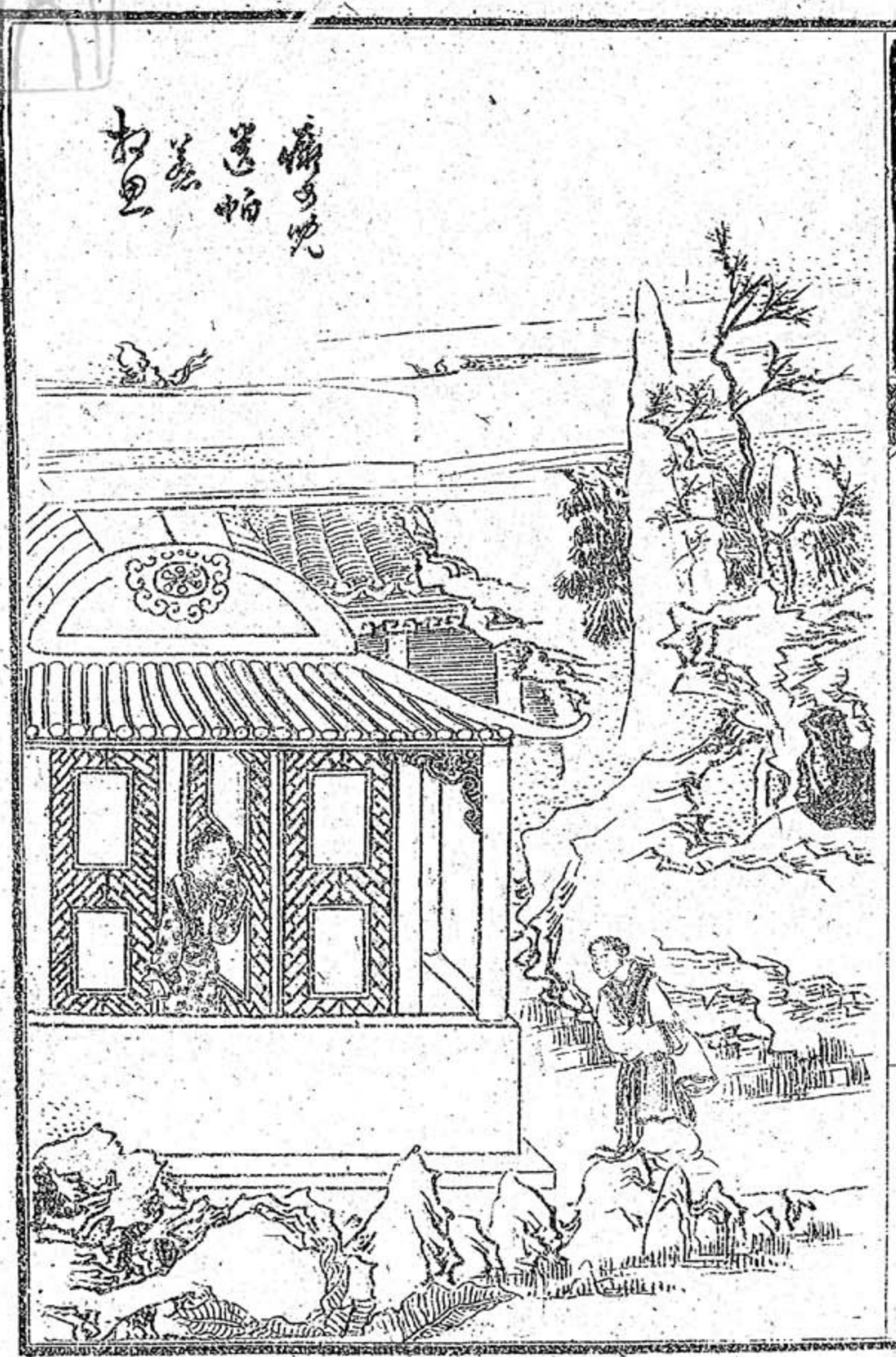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已入壬子年三月閒事。

增評補圖大觀園錄卷二十三終

醉金剛輕尚
財賤俠





痛多兒
送帕
打里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二十四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醉金剛輕財尚義俠

癡女兒遺帕惹相思

話說林黛玉正在情思縈逗。纏綿固結之時。忽有人從背後擊了他一下。說道：你做什麼。一個人在這裏。林黛玉嚇了一跳。回頭看時。不是別人。卻是香菱。林黛玉道：你這個傻丫頭。嚇我一跳。你這會子打那裏來。香菱嘻嘻的笑道：我來尋我們的姑娘。的總找不著他。你們紫鵲也找你呢。說連二奶奶送了什麼茶葉來。給你的。回家去坐著罷。一面說。一面拉著黛玉的手。回瀟湘館來。果然鳳姐送了兩小瓶。上用新茶來。林黛玉和香菱坐了談講些這一個繡的好。那一個刺的精。又下一回棋。看兩句書。香菱便走了。不在話下。如今且說寶玉。因被襲人找回房去。只見鴛鴦歪在床上。看襲人的鍼綫呢。見寶玉來了。便說道：你往那裏去了。老太太等著你呢。叫你過那邊。請大老爺安去。還不快去換了衣服走呢。襲人便進房去。取衣服。寶玉坐在床沿上。褪了鞋。等靴子穿的工夫。回頭見鴛鴦穿著水紅綾子襖。兒。青段子背心。束著白縐紗汗巾。兒。臉向那邊。低著頭。看鍼綫。脖子上帶著扎花。

伏後謝茶葉之根

菱兒亦可人
鳳姐送茶已伏下回
借茶調笑一節
香菱與黛玉談無
緊要事不過借以作
收殺耳不讀曲中
以上寫黛玉讀曲
曲事自正當三月
浣句起至此成一段

此段從回房換衣句
接入隨手帶起雲哥
一段文字
出門必換靴子寫盡
世派亦宜出力以特
筆寫之

已把臉湊到底不改
而繼云挨上脖子去復
將之何處耶讀者
思之不說盡反叫
妙在詞若有懣
人臉其詞若有懣
其臉乃深喜之
把臉湊在脖子上已
吃著臉脂而罵即
其同美相妬耶知
明處純用反筆也

一定為種花樹一事
我買糖者

為小紅面上一寫

前書作西廊上

果然找糖二叔來

是年寶玉十五歲其
實只大得三歲

領子寶玉便把臉湊在脖項上聞那香氣不住用手摩挲其白膩不在襲人以下
便挨上身去涎臉笑道好姐姐把你嘴上的胭脂賞我吃了罷一面說一面扭股
糖似的粘在身上鴛鴦便叫道襲人你出來瞧瞧你跟他一輩子也不勸勸他還
是這麼著襲人抱了衣服出來向寶玉道左勸也不好右勸也不改你倒是怎麼
樣你再這麼著這個地方可也就難住了一邊說一邊催他穿衣服同鴛鴦往前
面來見過賈母出至外面人馬俱已齊備剛欲上馬只見賈璉請安回來正下馬
二人對面彼此問了兩句話只見傍邊轉出一個人來請寶叔安寶玉看時只見
這人生的長容臉長挑身材年紀只有十八九歲生得著實斯文清秀倒也十分
面善只是想不起是那一房的叫什麼名字賈璉笑道你怎麼發默連他也認不
得他是後廊上住的五嫂子的兒子芸兒寶玉笑道是了是了我怎麼就忘了因
問他母親好這會子什麼勾當賈璉指賈璉道找二叔說句話寶玉笑道你倒比
先越發出跳了倒像我的兒子賈璉笑道好不害臊人家比你大四五歲呢就給
你做兒子了寶玉笑道你今年十幾歲賈璉道十八了原來這賈芸最伶俐乖巧
的聽寶玉說像他的兒子便笑道俗語說的好搖車兒裏的爺爺拄拐棍兒的孫

子雖然年紀大山高遮不住太陽只從我父親死了這幾年也沒人照管若寶叔
不嫌姪兒蠢認做兒子就是姪兒的造化了賈璉笑道你聽見了認了兒子不是
好開交的說著就進去了寶玉笑道明兒你閒了只管來找我別和他們鬼鬼崇
崇的這會子我不得閒兒明日你到書房裏來和你說天話兒我帶你園裏頑去
說著扳鞍上馬眾小廝隨往賈赦這邊來見了賈赦不過是偶感些風寒先述了
賈母問的話然後自己請了安賈赦先站起來回了賈母問的話便喚人來帶進
哥兒去太太屋裏坐著寶玉退出來至後面到上房邢夫人見了先站了起來請
過賈母的安寶玉方請安邢夫人拉他上炕坐了方問別人又命人倒茶茶未吃
完只見賈琮來問寶玉好邢夫人道那裏找活猴兒去你那奶媽子死絕了也不
收拾收拾弄得你黑眉烏嘴的那裏還像個大家子念書的孩子正說著只見賈
環賈蘭小叔姪兩個也來請安邢夫人叫他兩個在椅子上坐著賈環見寶玉同
邢夫人坐在一個坐褥上邢夫人又百般摸索撫弄他早已心中不自在了坐不
多時便向賈蘭使個眼色兒要走賈蘭只得依他一同起身告辭寶玉見他們起
身也就要一同回去邢夫人笑道你且坐著我還和你說話寶玉只得坐了邢夫

那夫人留寶玉吃飯
其待寶玉亦有偏愛
處抑爾來看佛面耶

上節文字其正意在
寶玉過雲哥兒
以上結實玉過故老
請安一段
下一段接寫雲兒文
字
想上文管小道士沙
彌一事

在雲兒是一樁要事
而連兒以為閒話畫
出公子派
與邑不知是什麼地
方其今之大興耶

八月節還帳原是當
時風俗
不肯除便罷還要有此
等高牽狗綱的話頭
寫出市井人惡習

不肯除便罷還要有此
等高牽狗綱的話頭
寫出市井人惡習

說得來下氣低聲口
吻學有求人之難如
此

說到下半已是憤憤
之意

以上再休提發端此
以還不是該的發端
都揣摩入骨之筆

人向他兩個道。你們回去。各人替我問各人母親好罷。你們姑娘姊妹們都在這裏呢。鬧的我頭昏。今兒不留你們吃飯了。賈環等答應著。便出去了。寶玉笑道。可是姊妹們都過來了。怎麼不見那夫人道。他們坐了會子。都往後頭。不知那屋裏去了。寶玉道。大娘說有話說。不知是什麼話。那夫人笑道。那裏什麼話。不過叫你去等著。同姊妹們吃了飯。去還有一個好頑的東西。給你帶回去頑兒。娘兒兩個說著。不覺有晚飯時候。請過眾位姑娘們來。調開桌椅。羅列杯盤。母女姊妹們吃畢了飯。寶玉辭別賈赦。同眾姊妹回家。見過賈母王夫人等。各自回房安歇。不在話下。且說賈芸進去見了賈璉。因打聽可有什麼事情。賈璉告訴他。說前兒倒有一件事情出來。偏生你孀娘再三求了。我給了賈芹了。他許我說明兒園裏還有幾處要栽花木的地方。等這個工程出來。一定給你就是了。那賈芸聽了。半晌說道。既是這樣。我就等著罷。叔叔也不必先在孀娘跟前。提我今兒來打聽的話。到跟前再說也不遲。賈璉道。提他做什麼。我那裏有這工夫。說閑話兒呢。明日還要到興邑去一走。必須當日趕回來方好。你先去等著。後日起更以後。你來討信。早了我不得閒說著。便向後面換衣服去了。賈芸出了榮國府回家。一路思量。想出一

好主意

個主意來。便一徑往他母舅卜世仁家來。原來卜世仁現開香料鋪。方纔從鋪子裏回來。一見賈芸。便問為什麼事來。賈芸道。有件事求舅舅幫襯。要用冰片麝香。好歹舅舅每樣除四兩給我。八月節按數送了銀子來。卜世仁冷笑道。再休提賒欠一事。前日也是我們鋪子裏。一個夥計替他的親戚除了幾兩銀子的貨。至今總未還上。因此我們大家賠上。立了合同。再不許替親友欠賒。誰要犯了。就罰他二十兩銀子的東道。況且如今這個貨也短。你就拿現銀子到我們這小鋪子裏來買也還沒有這些。只好到扁兒去。這是一件二則。你那裏有正經事。不過除了去。又是胡鬧。你只說舅舅見你一遭兒。就派你一遭兒。不是你小人家很不知好歹。也要立個主意。賺幾個錢。弄穿的吃的。我看看也喜歡。賈芸笑道。舅舅說的有理。但我父親沒的時節。我年紀又小。不知事體。後來聽我母親說。都還虧舅舅們在我們家去出主意。料理的喪事。難道舅舅是不知道的。還是一畝地。兩間房子。在我手裏化了不成。巧媳婦做不出沒米的飯來。叫我怎麼樣呢。還虧是我呢。要是別個死皮賴臉的。三日兩頭兒來纏舅舅。要三升米。二升豆子的。舅舅也就沒有法兒呢。卜世仁道。我的兒舅舅。要有還不是該的。我天天和你舅舅說。只

豈敢豈敢

卻是

都是口頭風光說得
來卻好聽然終何益
於阿雲耶
求於事於管亦品
斯下矣卜世仁只願
有錢可賺
原來芹兒是三房裏
的老四

有此好男自然有
此好男
買雲至下世仁家其
凡窮親眷到店寫出
必復假意勤令排遣
中賢婦嘍叨不已皆
天造地設之文

已娶妻矣而日告訴
不得你今人說話往
往如此發端真肯極

絕妙派心

也罷二字響

應上文專放重利債
想較二奶奶更重
用拘字妙想倪二搭
包中放許多零碎物
事
潑皮有時抱不平又
能慷慨蓋人值亨通
則攸往誠宜

點出銀數
徹直仗俠此等人當
算什麼東西
卜世仁

倪老二還要客氣兩
句

賭博去了不知是和
局是攤局是牌九局
隨意講成一名卻似
有之

愁你沒個算計你但凡立得起來到你大房裏就是他們爺兒們見不著便下個
氣和他們的管家或者管事的人們嬉和嬉和也弄個事兒管管前兒我出城去
撞見你三房裏的老四騎著大叫驢帶著四五輛車有四五和尙道士往家廟
裏去了他那不虧能幹就有這樣的事到他了賈芸聽了嘍叨的不堪便起身告
辭卜世仁道怎麼急的這樣吃了飯去罷一句話尙未說完只見他娘子說道你
又糊塗了說著沒有米這裏買了半斤麵來下給你吃這會子還糰胖呢畱下外
甥挨餓不成卜世仁道再買半斤來添上就是了娘子便叫女兒銀姐往對門
王奶奶家去問有錢借二三十個明日就送來還的夫妻兩個說話那賈芸早說
了幾個不用費事去的無影無踪了不言卜家夫婦且說賈芸賭氣離了母舅家
門一經回來心下正自煩惱一邊想一邊走低著頭不想一頭就撞在一個醉漢
身上把賈芸一把拉住罵道你瞎了眼撞起我來了賈芸聽聲音像是熟人子細
一看原來是緊鄰倪二這倪二是個潑皮專放重利債在賭博場吃飯專愛喝酒
打架此時正從欠錢人家索債歸來已在醉鄉不料賈芸撞了他就要動手賈芸
叫道老二住手是我沖撞了你倪二一聽他的語音將醉眼睜開一看見是賈芸

忙鬆了手翹起著笑道原來是賈二爺這會子那裏去賈芸道告訴不得你平白
的又討了個沒趣兒倪二道不妨有什麼不平的事告訴我我替你出氣這三街
六巷憑他是誰若得罪了我醉金剛倪二的街鄰管叫他人離家散賈芸道老二
你別生氣聽我告訴你這緣故便把卜世仁一段事告訴了倪二倪二聽了大怒
道要不是二爺的親戚我便罵出來真正氣死我也罷你也不必愁我這裏現有
幾兩銀子你要用只管拿去我們好街坊這銀子是不利錢的一頭說一頭從
搭包內掏出一包銀子來賈芸心下自思倪二素日雖然是潑皮卻也因人而施
頗有義俠之名若今日不領他這情怕他臊了倒恐不美不如用了他的改日加
倍還他就是了因笑道老二你果然是個好漢既蒙高情怎敢不領回家照例寫
了欠的欠過來便了倪二大笑道這不過是十五兩三錢銀子你若寫文契我
就不借了賈芸聽了一面接銀子一面笑道我便遵命罷了何必著急倪二笑道
爽利人。
這纔是了天氣黑了也不讓茶讓酒我還有點事情到那邊去你竟請回我還求
你帶個信兒與我們家叫他們閉門睡罷我不回家了倘或有事叫我們女孩兒
明兒一早到馬販子王短腿家找我一面說一面翹起著腳兒去了不在話下且

爾下世仁事令人氣
之讚之者當爲淨一
亦想定故有此不妨
二字

是早過來光景

鳳姐原來會裁衣

排場款式
一個過字一個搶字
活畫出打干兒光景

句句打入鳳姐心坎
中
滿臉是笑應上連正
眼也不看句不由的
走了步應上仍往前
走句○母子間時想
著即謂背地裏嚼舌
實覺口齒生香
一派鬼話說來甚像

紫兒亦善於說辭

婦女貪小利貪富皆

鳳姐貪利有了香料
便有好話

一想大有心機

說買芸偶然撞了這件事心下也十分稀罕。想那倪二到果然有些意思。只是怕他一時醉中慷慨。到明日加倍要來。便怎麼處。忽又想道。不妨等那件事成了。可也加倍還得起他。因走到一個錢鋪內。將那銀子稱一稱。分兩不錯。心上越發歡喜。到家先將倪二的話。告訴他娘子。方回家來。見他母親自在炕上拈綫。見他進來。便問那裏去了一天。買芸恐他母親生氣。便不提下世仁的事。來只說在西府裏等璉二叔的。問他母親吃了飯不曾。他母親說吃了。還留飯在那裏。叫小了頭。拈過來與他吃。那天已是掌燈時候。買芸吃了飯。收拾安歇。一宿無話。次日一早起來。洗了臉。便出南門大街。在香鋪買了香麝。便往榮府來。打聽買璉出了門。買芸便往後面來。到買璉院門前。只見幾個小廝。擎著大高的簪帚。在那裏掃院子。呢。忽見周瑞家的。從門裏出來。叫小廝們先別掃。奶奶出來了。買芸忙上去。笑道。二嬸娘那裏去。周瑞家的道。老太太叫想必是裁什麼尺頭。正說著。只見一羣人簇擁著鳳姐出來了。買芸深知鳳姐是喜奉承。愛排場的。忙把手逼著恭恭敬敬。搶來請安。鳳姐連正眼也不看。仍往前走。只問他母親好。怎麼不來我們家逛逛。買芸道。只是身上不好。倒時常記著。嬸娘要瞧瞧。總不能來。鳳姐笑道。可是你

會撒謊。不是我提起。他就不想我了。買芸笑道。姪兒不怕雷打。就敢在長輩跟前撒謊。昨日晚上。還提起嬸娘來說。嬸娘身上生得單弱。事情又多。虧嬸娘好大精神。竟料理的周周全全。要是差一點兒的。早累的不知怎麼樣了。鳳姐兒聽了。滿臉是笑。不由的止了步。問道。怎麼好好的你娘兒兩個。在背地裏嚼說起我來。買芸道。有個緣故。只因我有個極好的朋友。家裏有幾個錢。現開香鋪。因他身上捐了個通判。前日選了雲南。不知那一府。連家眷一齊去。他這香鋪也不開了。便把貨物攢了一攢。該給人的。給人。該賤發的。賤發。像這貴重的。都送與親友。所以我得了些冰片。麝香。我就和我母親商量。賤賣了。可惜若送人。也沒有人家配使。這些香料。因想嬸娘往年閒。還拈大包的銀子。買這東西。呢。別說今年貴妃宮中。就是這個端陽節所用也。一定比往常要加上十幾倍。故此孝敬嬸娘。一邊將一個錦匣遞過去。鳳姐正是辦端節的禮。須用香料。便命豐兒接過。芸哥兒的來。送了家去。交給平兒。因又說道。看著你這樣。知道好歹。怪道你叔叔常提起你來說。你好說話。明白心裏有見識。買芸聽這話入港。便打進一步來。故意問道。原來叔叔也常提我的。鳳姐見問。便要告訴給他事情管的話。一想。又恐被他看輕了。只說

得了物事不即許其
管事至明日而云叔
叔機告心之靈巧固
識所屈

主人不下來取人
各尋頑戲深院大宅
往往有此風氣

揆刺候門者請看此
種樣子

哥哥是誰

精細而又干淨了頭
中不可多得者

好好二字作二句讀

聽半响工夫想眼已
釘住矣

伏後

可見侯門習氣大約
如斯

不是寶玉房裏的便
將如何
來了許多時難道還
沒有茶吃
箇頭者留心於了頭
也
站了做什麼

鳳姐處處弄乖上文
因又止住四字是明
證也
崇兒更乖

果如前書趙嬾嬾之
會

趁勢而入崇兒真乖
而又乖者使我遇此
等人亦當入其彀中
矣

得了這點兒香料便混許他管事了。因又止住。且把派他種花木工程的事都一字不提。隨口說了幾句淡話。便往賈母房裏去了。賈芸也不好提及。只得回來。因昨日見了寶玉。叫他到外書房等著。故此吃了飯。便又進來到賈母那邊儀門外。綺散齋書房裏來。只見茗烟改名焙茗的。并鋤藥兩個小廝。下象棋為奪車。正拌嘴呢。還有引泉掃花挑雲伴。鶴四五個。在房簷下掏小雀兒。頑賈芸進入院內。把腳一蹀。說道：猴兒們淘氣。我來了。眾小廝看見了他。都纔散去。賈芸進書房內。便坐在椅子上。問寶二爺下來沒有。焙茗道：今日還沒下來。二爺說什麼。我替你哨探哨探去。說著便出去了。這裏賈芸便看字畫古玩。有一頓飯工夫。還不見來。再看看別的小子。都頑去了。正在煩悶。只聽門前嬌音嫩語的叫了一聲：哥哥。賈芸往外瞧時。只見是一個十五六歲的。頭生的。倒也十分精細干淨。那了頭見了。賈芸便抽身躲了。恰值焙茗走來。見那了頭在門前。便說道：好好。正抓不著個信兒。賈芸見了焙茗。也就趕出來。問怎麼樣。焙茗道：等了一日。也沒個人兒過來。這就是寶二爺房裏的。因說道：好姑娘。你進去帶個信兒。就說廊上二爺來了。那了頭聽見。方知是本家的爺們。便不似從前那等迴避。下死眼。把賈芸釘了兩眼。

聽那賈芸說道：什麼廊上廊下的。你只說芸兒就是了。半响。那了頭冷笑道：依我說。二爺且請回去罷。明日再來。今日晚上得空兒。我回一聲。焙茗道：這是怎麼說。那了頭道：他今兒也沒睡中覺。自然吃的晚飯。早晚上又不下來。難道只是要二爺在這裏等著挨餓不成。不如家去。明兒來。是正經。就便回來。有人帶信。不過口裏答應著。他肯給帶到麼。賈芸聽了頭的話。簡便俏麗。待要問他名字。因是寶玉房裏的。又不便問。只得說道：這話倒是我明日再來。說著便往外去了。焙茗道：我倒茶去。二爺吃茶。再去。賈芸一面走。一面回頭說：不吃茶。我還有事呢。口裏說話。眼睛瞧那了頭。還站在那裏呢。那賈芸一徑回來。至次日。來到大門前。可巧遇見鳳姐往那邊去請安。纔上了車。見賈芸來。便命人喚住。隔窗子笑道：芸兒。你竟有膽子。在我跟前弄鬼。怪道你送東西給我。原來你有事求我。昨日你叔叔纔告訴。我說你求他。賈芸笑道：求叔叔的事。嬾嬾休提。我這裏正後悔呢。早知這樣。我一起頭就求嬾嬾。這會子也早完了。誰承望叔叔竟不能的。鳳姐笑道：怪道你那裏沒成兒。昨日又來尋了。賈芸道：嬾嬾孤負了我的孝心。我並沒有這個意思。若有這意。昨兒還不求嬾嬾。如今嬾嬾既知道了。我倒要把叔叔丟下。少不得求嬾。

一筆到題

以這個對這樣妙不可言又便利又不著

設至此回不為奔進權門以求功名仕職者一嘆

後日就進去尋小紅事已到手還不要你去做什麼

可兒鳳姐之權

靈應速便

五更找倪二想在賭場中找著

算來還有一個晴雯

不知是吃什麼茶叫

已互相授受矣

為小紅出力一寫

娘好歹疼我一點兒鳳姐冷笑道你們要揀遠路兒走叫我也難早告訴我一聲兒什麼不成了多大點兒事耽誤到這會子那園子裏還要種樹種花我只想不出個人來早說不早完了賈芸笑道這樣明日嬌娘就派我罷鳳姐半响道這個我看著不大好等明年正月裏的烟火燈燭那個大宗兒下來再派你罷賈芸道好嬌娘先把這個派了我罷果然這件辦的好再派我那件鳳姐笑道你到會拉長綫兒罷了若不是你叔叔說我不管你的事我不過吃了飯就過來你到午初時候來領銀子後日就進去種花說著命人駕起香車徑去了賈芸喜不自禁來至綺散齋打聽寶玉誰知寶玉一早便往北靜王府裏去了賈芸便呆呆的坐到晚午打聽鳳姐回來便寫個領票來領對牌至院外命人通報了彩明走了出來單要了領票進去批了銀數年月一立連對牌交與賈芸賈芸接看那批上批著二百兩銀子心中喜悅番身走到銀庫上領了銀子回家告訴他母親自是母子俱喜次日五更賈芸先找了倪二還了銀子又拏了五十兩銀子出西門找到花兒匠方椿家裏去買樹不在話下且說寶玉自這日見了賈芸曾說過明日著他進來說話這原是富貴公子的口角那裏還記在心上因而便忘懷了這日晚上

卻從北靜王府裏回來見過賈母王夫人等回至園內換了衣服正要洗澡襲人因被薛寶釵煩了去打結子秋紋碧痕兩個去催水檀雲又因他母親病了接了出去麝月又現在家中病著還有幾個做粗活聽使喚的了頭料是叫他不著都出去尋夥覓伴的去了不想這一刻的工夫只剩了寶玉在房內偏生的寶玉要吃茶一連叫了兩三聲方見兩三個老婆子走進來寶玉見了連忙搖手說罷罷不用了老婆子們只得退出寶玉見沒了頭們只得自己下來拏了碗向茶壺去倒茶只聽背後有人說道二爺仔細燙了手等我來倒一面說一面走上來接了碗去寶玉倒嚇了一跳問你在那裏的忽然來了嚇我一跳那了頭一面遞茶一面笑著回道我在後院裏纔從裏閒後門進來難道二爺就沒聽見腳步響寶玉一面吃茶一面子細打量那了頭穿著幾件半新不舊的衣裳倒是一頭黑鴉鴉的好頭髮挽著髻兒長容臉面細巧身材卻十分俏麗甜淨寶玉便笑問道你是我這屋裏的人麼那了頭道是的寶玉道既是這屋裏的我怎麼不認得那了頭聽說便冷笑一聲道不認得的也多呢豈止我一個從來我又不遞茶遞水拏東拏西眼前的事一件也做不著那裏認得呢寶玉道你為什麼不做那眼前的

第二十四回 醉金剛輕財尚義俠 癡女兒遺帕惹相思 悼紅軒原本

作者每下字俱從
千鍾百鍊出來
溼了我的衣裳
也無一字不照
有無一字不照
不府了頭既多
買者隨在皆是
用一且字將來
何如二人纔上
便有如許禁忌
人刻刻防人也

誰似你有臉面的上
流東西卻有巴急之心
然在此秋意係晴
如此猶可也
乾娘何必照鏡子
直逼得小紅無容身
之地可憐可憐
焉乎知之天下此等
罪正復不少

與上關掉

刺入小紅心坎
又起一番波瀾
心裏所有一觸便知
小紅聞婆子言已遂
殺人心

他父親林之孝也
是去年辛亥歲進來的

前云十分精細干淨
此云三分容貌容貌
雖三分而精細干淨
卻十分也

不知小紅之手要插
到那裏去

猶歸之於蓄分有前
定也惜寶玉未知此
事

事。那了頭道。這話我也難說。只是有一句話。回二爺。昨日有個什麼芸兒來找二爺。我想二爺不得空兒。便叫焙茗回他。今日早起來。不想二爺又往北府裏去了。剛說到這句話。只見秋紋碧痕唏唏哈哈的笑著進來。兩個人共提著一桶水。一手擦衣裳。趑趑起。潑潑撒撒的。那了頭便忙迎出來。接那秋紋碧痕。正對抱怨。你溼了我的衣裳。那個又說你。踹了我的鞋。忽見走出一個人來。接水。二人看時。不是別人。原來是小紅。二人便都詫異。將水放下。忙進房看時。並沒別人。只有寶玉。便心中俱不自在。只得且預備下洗澡之物。待寶玉脫了衣裳。二人便帶上門。出來。走到那邊房內。找著小紅。問他方纔在屋裏做什麼。小紅道。我何曾在屋裏呢。只因我的手帕子不見了。往後頭找去。不想二爺要吃茶。叫姐姐們一個也沒。有是我進去。倒了碗茶。姐姐們便來了。秋紋挽臉。啐了一口道。沒臉面的。下流東西。正經叫你催水去。你說有事。倒叫我們去。你可做這個巧宗兒。一點一點兒。爬上來了。難道我們倒跟不上你麼。你也擎那鏡子。照照配遞茶遞水。不配碧痕道。明兒我說給他們。凡要茶要水。擎東西的事。咱們都別動。只叫他去。便是了。秋紋道。這麼說。還不如我們散了。單讓了他在這屋裏罷。二人你一句我一句。正鬧

著。只見有個老嫗進來。傳鳳姐的話說。明日有人帶花兒匠來種樹。叫你們嚴禁些衣服裙子。別混曬混晾的。那土山一帶。都攔著圍幙。可別混跑。秋紋便問。明日不知是誰帶進匠人來。監工那老婆子道。什麼。後廊上的芸哥兒。秋紋碧痕俱不知道。只管混問別的話。那小紅心內明白。知是昨日外書房所見的那人了。原來這小紅本姓林。小名紅玉。因玉字犯了寶玉黛玉的名。便單喚他做小紅。原來是府中世僕。他父親現在收管各處田房事務。這紅玉年十六。進府當差。把他派在怡紅院中。倒也清幽雅靜。不想後來命姊妹及寶玉等。進大觀園居住。偏生這一所兒。又被寶玉點了。這小紅雖然是個不諳事體的了。頭因他原有三分容貌。加小紅以妄字冤。心內妄想。向上攀高。每每要在寶玉面前現弄現弄。只是寶玉身邊一千人。都是伶牙俐爪的。那裏插得下手去。不想今日纔有些消息。又遭秋紋等一場惡話。心內早灰了一半。正悶悶的。忽然聽見老嫗說起。賈芸來。不覺心中一動。便悶悶回房。睡在床上。暗暗思量。番來掉去。正沒個抓尋。忽聽窗外低低的叫道。小紅。你的手帕子。我拾在這裏呢。小紅聽了。忙走出來。看不是別人。正是賈芸。小紅不覺粉面含羞。問道。二爺在那裏拾著的。賈芸笑道。你過來。我告訴你。一面說。一面就

豈是年買去十八歲
小紅十七歲即是一
對及時兒女

此亦迴護之言

乃爾。上來拉他那小紅轉身要跑。卻被門檻絆倒。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鴛鴦絕無憐愛寶玉意。與眾不同。其結果亦與眾不同。

賈芸未得鳳姐歡心。先為寶玉所愛。是為小紅引綫。

卜世仁不肯賒給賈芸香料。反襯倪二之義助。又伏一百四回情事。

賈芸送香料。正在端節需用之時。宜鳳姐之欣然收受。可謂善于鑽營者。

鳳姐向芸兒賣情。芸兒即將賈璉撇開。真是善于逢迎者。

小紅不見手帕。於秋紋碧痕查問時。說出不露芸兒拾得痕迹。善用藏筆法。

小紅之屬意賈芸。是秋紋等譏誚奚落逼之使然。否則必專心勾引寶玉矣。

小紅一夢。是一小紅樓妙在入夢時。不先說破。讀者幾疑窗外。真是芸兒叫他化工之筆。

第十七回至二十四回一大段。應分三小段。十七八回為一段。敘大觀園告竣。元妃省親大事。十九二十二十一回為一段。寫寶玉黛玉深情。及襲人平兒之靈慧。二十二三四回為一段。寫寶玉禪機發動。各人燈謎識語。黛玉之

因曲傷情。及初聚園中栽種花菓之盛。

大某山民評曰

芸兒口舌便利。云求嬌娘。當已早完。鳳姐又云。先告什麼不成。及芸兒求派

差。則故以待來年作一跌。芸又乘機伸後腳。一對小花臉。活現跳出來。

前於芸兒眼中云。十分精細干淨。此於寶玉眼中云。十分俏麗甜淨。亦仁者

見之為仁。知者見之為知之意。

使我為怡紅院主。必當入院之初。稽查人數。上等了頭幾人。次幾人。下幾人。

婆子幾人。一一俱如衙官點卯。個個看過。方不至有遺珠之憾。則升黜可自

操矣。寶玉之不認得小紅。少年莽人。何未計及此。

小紅與秋紋等。年紀不相上下。而言語不敢相抗者。亦朝廷尙爵之意。

秋紋碧痕小紅三人。有時你妬我。我妬你。有時一人銜幾人。有時兩人誼一

人。皆玲瓏剔透。齒裏有風。方心木舌者。所不能作。并不能讀。

此回仍是壬子年三月閒事。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二十四終

所圖

鬼五逢姦册法魔廳

